





皇明鴻猷錄卷十

京山高岱編輯

桐汭李徵儀評校

平處州寇

處州多銀坑，民亡賴者，並緣爲姦利。正統十二年春，二月，慶元人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微甚，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和，遍握諸坑場，無所得。還慶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與其取於山，勞而無獲，孰若取於人，一舉而有餘也。

皇明通鑑 卷一
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
召得千餘人遣招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爲教師訓練
其徒武藝由浦城劫建陽所過焚掠民從之者益衆
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路于車盤嶺鉛山惴
恐行旅斷絕時福建邵武賊鄧茂七方猖獗朝廷
命都御史張楷帥兵往討鄧賊至廣信以葉寇道梗
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潘臬諸司請楷便
宜移兵擊葉寇江西御史韓雍等亦言葉寇近咫尺
地方危在旦夕又爲道梗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民罹

荼毒楷不知所從有指揮戴禮願往剿之楷乃命率
兵五百往十三年十一月賊至黃栢舖戴禮兵擊之
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爲
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劫車盤
嶺悉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往
併戴禮兵至十二都賊悉衆出戰官兵大敗榮禮皆
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勢迫取道徑往福建討鄧寇賊
盡掠取器仗回劫浦城焚其縣治民居過龍泉從者
至數萬入據雲和山中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一各率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衆數千人歸之居數月賊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
不若由米湖盡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
掠人于松陽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而相迫矣衆
從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從溫台吉急于省御史命
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以十四
年三月至處州嬰城自守月餘賊縱掠益甚諸守臣
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黃英先後以聞朝廷
命總兵官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城守不敢出
復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張楷時有制下張楷令福建

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還師討處寇楷未至處城
中乏糧餉諸將日對泣五月賊攻城急徐恭等出禦
之沈鱗耿定王晟等皆敗死徐恭僅以身免入城固
守不敢出亡何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
泣陳其事楷分兵水陸兼進至蘭溪御史黃英林廷
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府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
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
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遣人
求撫寔覘之也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於平地

皇明河漢錄 卷一
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
回達馬軍射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
百人持鎗者多爲竹笆所制蓋鎗入竹隙急不得出
多被擒獲賊敗潰是日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器仗稱是乃以捷聞于戶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
村人父子兄弟陷城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於
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領
楷從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徇楷至以老
母百口與誓賊乃先令陶得二出見楷優加賞賚令

歸山中同賊首葉仁八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
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業始知前黃栢舖緋衣中
流矢死者卽葉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賊首
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兩得 璽書諭楷相機撫勦之宜楷等奏報賊
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人疏旣上
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如故顧以書招楷
入楷亦復書諭之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
田等處未幾復得 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

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擾激不聽撫者調兵剿
威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
始聽招盡焚其砦寨出降餘黨聞陶得二降悉解散
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具露布以聞楷
還京會英宗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沒主者議楷
無功追論都督陳榮等死下楷獄論罪議上以寇平
功贖罪放歸

處州一撮許賊官兵不能如何僅得竹筴力稍創之

論曰楷初奉命討閩賊耳處賊道梗以守臣言移
師討之未為不當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茲習

坎之難至陳榮死楷不暇顧輒棄去入閩蓋幾於
進退失所據矣及閩寇平還師討處入境一戰乘
勝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撫之策使屢遣而不以
為瀆寇屢叛而不以為嫌指老母百口與之誓而
不以為辱國體亦少損哉雖然猶幸楷之來也使
鄧寇更數月不平楷不得還師入處浙之存亡未
可知也夫浙有三臺臣藩臬諸司乃惴惴以櫻城
固守為幸纔一出戰即駢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
之寄當如是乎嗚呼孔子曰才難不其然哉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五
巴巴虜變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委政楊士奇、楊榮、楊溥、政治清明、民間亦厭苦兵革、故自宣德以來、務休息、生養、爲國朝太平之極盛、昔成祖亟稱賢后、嘗曰、他日吾家事必賴焉、以后故、遂不易儲、云、時中官王振者、巧黠多智、得侍上、然太后嚴明、振不敢肆、一日、太后召上至、張輔、楊士奇等皆侍、宮人佩刀左右從、太后議決一二事、少選、召振入責之曰、汝侍皇帝多不法、罪當死、上及輔等懇救得免、仍命宮人

以刀加頸曰再犯不汝貸也每數日必遣問內閣令列所議決事目上以防欺僞故上雖寵任振終

太后之世無失政焉太后崩振始專橫三楊亦老

謝事張輔不敢自持振遂頤指氣使諸公卿諸公卿望塵下拜恐後也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也先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初元順帝遁沙漠地名瓦剌其主嗣沙漠在宣宗時者曰普花今所稱小王子其後也有酋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皆虜宗室也先卽脫懽子阿魯台脫懽死也

先併有一人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花忌之異處不多相見普花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約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禦之既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時事出倉猝羣臣多未知者命下舉朝震駭諸司

連䟽懇留之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鄜堃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羣下籍籍多謂行不利者未十日軍中已絕糧井源等報敗踵至諸臣又上䟽請班師振益怒俱令略陣人心愈憤怨無不切齒有謀欲擊殺振遮駕返者不果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壓營上雷雨大作振亦惡之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告振不可

進狀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地無水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勢不能止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屍蔽塞川野諸宦豎

宿衛士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弟賽刊王察其言異馳白也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當報中國來迎送還之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帛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盡文武軍士脫免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過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十六

日 上在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 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立 皇子諱為 皇太子詔告天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 王

諭百官徐處之謙等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擁謙等隨入有 令旨籍沒振遣都指揮馬順往眾曰順振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眾欲粹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勸沮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粹順頭眾爭毆之或就脫順鞞捶擊躡踏立斃眾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英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

於廷衆唾罵之。百官既毆殺順，皆恟懼不自安。于謙啟。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順罪應死，勿論。衆并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衆翌。王入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得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嶗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死于虜。二十一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閉。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衣服。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上酌酒飲訖，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括與虜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過貓兒莊。凡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

營在焉。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二十九日。皇太后命王卽。皇帝位。百官勸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以九月朔。景皇帝卽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

真社稷
臣

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謝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時徐有貞以占候倡南幸議。太監金英面叱沮之。于謙力言。宋以議和。故竟亡國。今宜以宋事爲鑑。專事討賊。復讐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自帥兵營德勝門外。通州壩上積糧。

多謙恐爲虜資得久駐奏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其壩上積芻奏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時

上皇駕在虜營謙令各營嚴兵勿交戰不得輕發一矢徐謀知駕移漸遠乃以大將軍礮擊之虜死砲

下以萬計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乃分掠畿輔諸郡邑遂北還諸將擊之石亨大破虜於定州清風店

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謙選京營兵

精銳者立十二團營令工部晝夜除戎器令北直隸

山東起倩民夫轉運盡掣漕卒赴京師備禦召募義

寧不誅
英宗必不
返

勇申嚴軍令簡易諸邊鎮將領守臣修戢關隘人心大安虜聞之亦引去內侍喜寧胡種也從在虜中往虜入皆寧爲嚮導多反覆上皇知之遣之南別爲書與大同守臣言其罪大同守臣縛寧送京師誅之

時上皇留虜中久不通問有自虜營脫回者知無恙虜遣使至謫詐不可信亦不報使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乃引見上

皇上皇猶在伯顏帖木兒營所居羶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

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

哈銘侍實等見 上皇泣 上皇亦泣 上皇問

太后 皇上 皇后俱無恙 又問二三大臣 上皇

曰 曾將有衣物否 實等對曰 往使至 皆不得見天顏

故此行但擬通問 未將有也 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

常服獻 上皇曰 此亦細故 但與我圖大事 虜言欲

歸我卿歸報 朝廷善圖之 倘得歸 願爲黔首 守

祖宗陵墓足矣 言已俱泣下 實等因問 上居此亦

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 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 致亡

國 上皇曰 此固朕之不明 不能燭姦 然振未敗時

無肯言者 今日皆歸罪於我也 實等見也 先暨伯顏

帖木兒 虜言南朝我之世讐 今天之氣數 皇帝入我

手 不敢慢汝南朝若獲我 肯留至今日乎 又言 皇

上在此 吾輩無所用之 每遣使南朝 令來迎 竟不至

何也 蓋 朝廷絕和議 不通使命 虜雖擁留 上皇

徒抱空質 無所要 又冀其來迎 久駐牧南土 不得北

歸 其下亦厭兵 思還故 與實等言非妄 實等反覆譬

曉 欲奉迎 虜謂南朝但遣汝通問 何可遽言奉迎 汝

歸 白遣大臣迎 勿疑也 實等遂辭歸 未至京 朝廷

善數言
陰禱虜
雄心矣

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上皇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虜遣使迎之，因問土木之役，南朝將士何以不戰，乃解甲自潰。善曰：承平久，將卒不習武備，况此行原擬扈從，非選銳攻戰，何得不敗？善因言：今上英武，戎政聿新，招募武勇，收攬羣策，虜所恃惟馬。中國今以鐵製錐楸，遍豎山嶺，但騎過無不中傷者。又新製礮石，發可擊殺數百人。又南方毒弩，中人馬無不立死者。今以三十萬人習弩射，皆精技。又以鏢置銃火中，名神鎗，可洞重甲，及二百步外。凡此類

甚多，惜無用矣。虜使曰：何惜？善曰：今南北既和，何所用之？虜皆以白其酋，既至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昔使臣少，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朝廷皆厚賞宴，豈得為薄也？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或使臣所從人為姦盜，他所遇害，中國留之何用？善又言減馬價，以人言入貢者，非正使，乃減幣數。又使臣多自尅欺隱，非朝廷意也。先又問市金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

怒反覆辯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
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
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合古
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善欲迎復來何操善言若
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故歸上皇不爲美今無
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
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帖木兒謂姑留使臣遣
使問南朝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之也先曰曩令遣
大臣來迎今既至又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

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於其營善侍也先

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上皇亦曰從太

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

國有禮罷酒送

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

帖木兒設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

上皇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率諸酋送之至野孤嶺
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既別去行
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虜酋昂克者
獵得一獐來獻受之乃去駕入關朝廷遣使以

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之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上皇于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間隙殺恩禮歲時不令百官朝見至鎔鐵錮其門鎖云

論曰振一宦者英宗寵之過遂至蒙塵幾亡宗社豈不為後世明鑒哉然英宗非游畋逸樂故第誤耳其被留虜所尚念軍民饑令刈秋稼入城此帝王之心哉得復國非幸也夫宋徽欽不返而

宋高宗之迎二帝非其心也若憲廟立恐非其倫

英宗復辟雖天命有在亦事機不同曩即令憲宗嗣位則所重在彼勢不能絕虜欲不為宋高宗亦難景帝則兄弟之義與父子殊也此于謙輩所以立景帝有微意哉不但以長君故耳景帝迎復意殊不切遣使迫於羣議耳雖然英宗之得返則在此也此不急迎復彼將抱空盾耳何利而不歸之使求之者急彼肯宴然已乎然則景帝雖恩禮有失而繼統為正廟號今所宜議復也于謙有定國之功而以冤死悲哉

南內復辟

賊臣

英宗自虜中歸，尊為太上皇，居之南宮。羣小多間之，景皇帝恩禮漸衰薄。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交通外人，仍鑿鐵錮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宗在儲位，景帝即位，遂廢。憲宗為沂王，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為兵部尚書，當國。

已得金牌未發
恐未必然且異
日
入后已言其誣矣

事歲丁丑正月，與羣臣屢疏請立東宮，蓋復。憲宗云：羣小希富貴，遂議紛起。有白太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朝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蓋圖之。徐元玉、元玉即徐有貞，初名瑄，字元玉，以已巳議南遷。朝廷鄙薄之，後更名有貞。亨等遂以正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出狩，非以遊。

敗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耶。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兩日前曾密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軌等去。至十六日既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亨軌云。虜今且入寇近地。柰何。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大內。有辭。人無疑者。亨軌等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鬼也。遂與亨

感之周

軌等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千人宿衛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既內。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取鑰投水竇中。亨軌等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等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扣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亨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

皇明通志卷之六十一
為衆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語諄諄不置衆挽輦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衆翌升奉天門武士以瓜擊有貞英宗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衆往推之中升座遂鳴鐘鼓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等號於衆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

班賀英宗宣諭之衆始定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知為太上皇曰兄為之善英宗既復辟明日臨朝謂諸臣曰弟昨日頗食粥無恙上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下詔獄命有貞仍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陞兵部尚書入內閣叅預機務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公張軼封太平侯張輓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嗾言官以迎立外藩議劾王文等并誣于謙俱下詔獄所司勘得金牌

皇月鳥犬錄卷之六十一
張

莫須有

符勅見存禁中、別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王文反覆辨、謙不語、但云亨等意如此、辨之何益、奏上、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上意乃決、遂殺兵部尚書于謙、左都御史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籍其家、家人皆謫戍石亨等以迎復功、大援黨與、陳乞謂奪門功、冒濫陞秩者四千餘人、二月朔、以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爲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皆賜死、以狗葬、惟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嚮于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訛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論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置、景帝也、景

帝不起儲位無人焉有舍 英宗而他求君者哉
于謙迎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復 英宗非其
情也彼議惟 憲宗繼統耳此亦不失為正然于
英宗父子之間宜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
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起當請于 英
宗 英宗臨御可也或倦勤而命 憲宗即位已
仍稱 太上皇如唐故事亦可也此名正言順無
容他議者何呶呶為哉于謙諸臣非知不及此蓋
其初主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說知 英宗必憾之

矣謙當時不虞 英宗之得返也然其心無非社
稷計者蓋勢不得不然 英宗惡得罪之謙之失
在 景帝易儲而不以死爭之雖然其功奚啻掩
過已哉 英宗復辟後勵精圖治大非正統初比
又不免石亨曹吉祥之變者無亦念其迎復功而
寵之過也但追褒王振賜旌忠祠則誠不知其故
已

石亨之變

石亨初為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 英宗土

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貫亨罪令總京兵與于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於德勝門外屢與虜戰時虜奉英宗駕來薄城謙禁亨等不敢發一矢謀報乘輿稍遠乃以襄陽礮擊之虜死礮下萬計虜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鏜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遁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荆關遁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丁

丑正月 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羣臣累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英宗先是 景帝因羣臣請制下候十七日出視朝亨知 景帝病必不能起與軌等以南城之謀叩太常卿許彬彬辭使謀之徐有貞語在 英宗復辟事中 英宗既即位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援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 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

也。迎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即排詆黜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己，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為

文達數語回天之力

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冤，繼謙為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為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其未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可革之。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內府之門豈當奪邪。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曰：何

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耶。假使事先泄。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此輩皆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上乃大悟。寢跡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闔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上稍踈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

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何敢與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爲游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荊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

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上命亨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事。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鎮守其地。朝廷覺其詐，廉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獄，論死。詞連亨。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見。

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亨死獄中。籍其家，沒入之。其黨皆論死。論曰：亨所言無不從者，獨謀使石彪鎮大同。英宗乃不許，至以諫臺言，遂廉得其姦詐，而逆謀以著。此豈非天哉。亨之反，待彪之鎮大同耳。英宗亦豈知大同爲利害所關而慎之哉。雖然，卽反無能爲也。英宗復辟後，寵曹石，誠爲過當，而政猶多自巳。出文武固多藉亨進者，然亦豈至從亨反邪。夫以一跋扈之臣，西據大同，東阨臨清，遽欲遏

天下勤王之師而使京師坐困無是理也故童先
促之而亨不從彼亦自知其力有未辦耳然能折
逆謀於未萌消大變於始覺以獄吏而代三軍之
戰伐則英宗之明斷豈可誣哉雖然納約自牖
之功余于李賢蓋亦深有取焉

皇明鴻猷錄卷十 終

順天府儒學教授上海喬拱璧

訓導楚黃王同鼎

分校

